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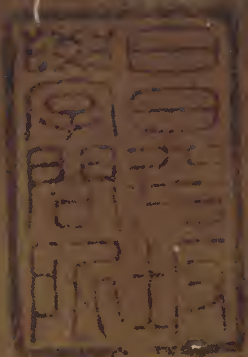
文山別集

卷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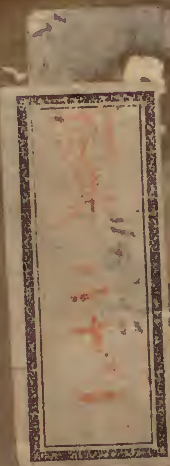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五九	九六	二六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三五九	二六	三六
類	號	冊	函	架

内閣文庫		漢	3515
冊數	2	(1)
函號	316		32



手紙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序

文山先生千古大志兒
童走卒皆能知之至其
所以爲忠者雖宿儒之
所誇說贊之先生或曰

後身... 先生... 千古... 忠... 兒... 走... 卒... 皆... 能... 知... 之... 至... 其... 所... 以... 爲... 忠... 者... 雖... 宿... 儒... 之... 所... 矜... 說... 質... 之... 先... 生... 或... 均...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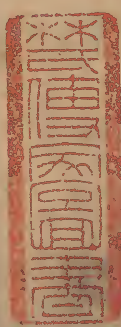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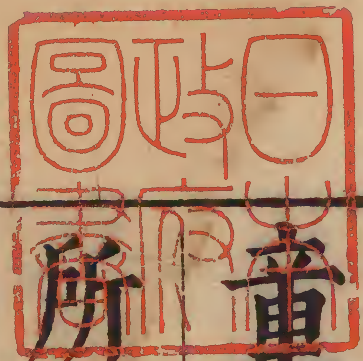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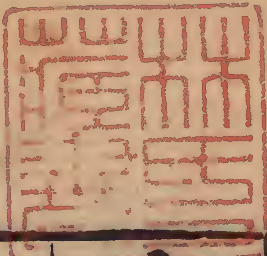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文山先生千古大忠兒

童走卒皆能知之至其

所以爲忠者雖宿儒之

所矜說質之先生或均



文山集 序
未有當焉鄴不敏嘗竊
論之觀先生燕獄詩云
兒時愛讀忠臣傳不謂
身當百六秋則忠孝天
植自非一朝一夕之故

矣夫忠孝性也賈似道
陳宐中之與先生非二
也然究竟芳臭天淵者
豈有他哉蘇文忠曰今
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

文山集
卷之九
雖殺人亦爲之矣爭官
愛錢之欲熾而忠孝一
綫孤微不足以自存此
之謂失其本心子輿氏
所爲重哀也先生自言

惟山水之嗜無名利之
好弱冠掄魁抗言請劔
且一不報即束擔出關
每遷除必丐祠辭免遭
迴近十餘年無一驟遷

之秩而猶不免於臺官
張志立輩之論罷于是
築室文山若將老焉今
之君子進退出處之際
有曾考之於先生者乎

及乎受詔勤王散家給
餉是主憂臣辱之義要
其時事亦實有可爲者
無奈黃萬石啣其舊怨
朝士胥以爲狂諸奸不

文山集 序 四
亡宋不已而先生之用
終不得施矣蓋至真州
還後宋亡在俄頃蹙蹙
嶺海小朝廷間以張世
傑之賢尚沮先生之入

覲又何怪乎似道空中
輩耶人皆謂先生狀元
宰相致先生爲狀元廿
七年家食者三之一行
間燕獄者三之一餘亦

文淵山集 序
五
趨起外服未嘗躡玉堂
金馬之榮也至宰相則
十九日午拜廿日使虜
直半日空銜耳指南二
編艱虞萬苦吟嘯一集

狴犴四年嗚呼先生之
爲先生豈易言哉鄴竊
意先生自立身始進直
得本心澹然有數十年
之養而後有燕市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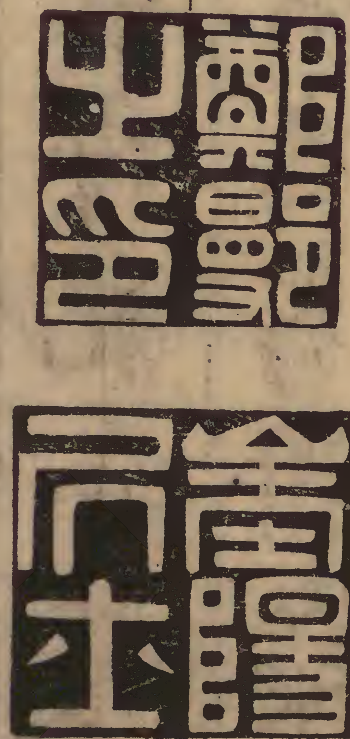
文山集
卷之六
之從容是百鍊之剛非
一逞之氣也故獄中而
異人遇之豁然遂得悟
於日出雲消之旨斯乃
未生前消息天植之元

本忠孝於是乎存存矣
此則先生盡性之日也
歟嗟乎立懦廉頑先生
之風如在知言論世後
起者詎可數諸鄴自兒

時讀先生集朱墨凡數
過友人欲得紀年指南
諸錄別刻之爲附論其
涯略如此

崇禎戊辰春上元日

毘陵後學鄭鄮謹序



宋丞相文山先生別集目錄

紀年錄卷之一

宋理宗

端平三年

公生

嘉熙元年

淳祐元年

至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元年

至

寶祐三年

二十歲中舉

寶祐四年

二十一歲中狀元
丁外艱

寶祐五年

葬革齋先生

寶祐六年

八月從吉

開慶元年

二十四歲受官上疏即歸

景定元年

乞祠祿

景定二年

除秘書省正字

景定三年

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

景定四年

除著作佐郎再上疏

景定五年

除禮部郎官江西提刑

宋度宗

咸淳元年

被論是歲闢文山

咸淳二年

三十一歲生子道生

咸淳三年

三十二歲再生子佛生

咸淳四年

除尚書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國史院編修官

咸淳五年

差知寧國府

咸淳六年

除秘書少監

咸淳七年

除湖南運判

咸淳八年

除湖南提刑

咸淳十年

赴穎州

宋幼主

德祐元年

四十歲勤王

德祐二年

四十一歲拜相半日使北

景炎二年

四十二歲兵敗妻子俘

景炎三年

四十三歲被執

祥興元年

四十四歲至兵馬司

祥興二年

四十五歲被囚

祥興三年

四十六歲被囚

祥興四年

四十七歲作贊終

指南前錄卷之二

自序

赴闕

所懷

自歎

鍊錯

和言字韵

愧故人

求客

紀事

三首

信雲父

則堂

思蒲塘

思方將軍

唆都

三王

氣槩

使北

杜架閣

聞鷄

命裏

留遠亭 平江府

無錫 弔五木

哭尹玉 常州

鎮江 渡瓜州

弔戰場 回京口

思小村 沈頤家

脫京口 定計難

謀入難 踏路難

得船難 給北難

定變難 出門難

出巷難 出隘難

候船難 上江難

得風難 望城難

上岍難 入城難

真州難 天下趙

議糾合兩淮復興

出真州 至揚州

賈家庄 思則堂先生

揚州地分官

高沙道中

至高沙

嵇庄即事

泰州

卜神

旅懷

懷則堂實

貴鄉

憶太夫人

即事

紀閒

聲苦

即事

發海陵

聞馬

如臯

聞諜

哭金路分應

懷楊通州

海舡

發通州

石港

賣魚灣

即事

北海口

山海

漁舟

揚子江

使風

蘇州洋

過揚子江心

入浙東

夜潮

亂礁洋

夜走

綠漪堂

過黃岩

至温州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韵

和自山
林附祖

呈小村
二月晦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友

即事
自歎

題蘇武忠節圖

指南後錄卷之三

過零丁洋

元夕

懷趙清逸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

又六噫

言志

南海

有感

張元帥謂予國家已亡矣殺身以忠誰
復書之予謂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
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張爲
改容因成一詩

登樓 海上

贛州 出廣州第一宿

英德道中 晚渡

珊瑚吟 和中甫端午

又呈中齋二首 竹間

越王臺 南華山

南安軍 黃金市

萬安縣 泰和

蒼然亭 別里中諸友

發吉州 臨江軍

隆興府 湖口

安慶府 池州

魯港 采口

建康 金陵駟

懷忠襄 早秋

睡起 中秋

南康軍和東坡醉江月

和中三韻 再和

和友人

駟中言別友人

和

懷中甫

行宮

廣齋謂柳和王昭儀滿江紅韻惜未之

見為賦一闕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后山妾薄

命之意

代王夫人作

王夫人詞

浪淘沙

送行中齋

發建康

江行有感

真州駟

望揚州

維揚駟

過邵伯鎮

高郵懷舊

發高郵

寶應道中

淮安軍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發淮安

小青口

桃源道中

桃源縣

崔鎮駟

發崔鎮

發宿遷縣

中原

望邳州

徐州道中

彭城行

燕子樓

戲馬臺

發彭城

沛歌

歌風臺

固陵道中

發魚臺

自歎

遠遊

六歌

發潭口

新濟

汶陽道中

汶陽館

自汶陽至鄆

東平館

發鄆州喜晴

發東阿

宿高唐州

平原

發陵州

獻州道中

滹沱河

河間

保州道中

趙太祖墓

樓桑

涿鹿

過梁門

白溝河

懷孔明

劉琨

祖逖

顏杲卿

許遠

過雪橋瑠璃橋

五月二日生朝

胡笳曲

一拍

二拍

三拍

四拍

五拍

六拍

七拍

八拍

九拍

十拍

十一拍

十二拍

十三拍

十四拍

十五拍

十六拍

十七拍

十八拍

上巳

寒食

覽鏡見鬚髯消落爲之流涕

讀赤壁賦前後二首

自歎

端午初度

端午即事

自述

五月十七日夜大雨

先太師忌日 築房子歌

有感 正氣歌

七月二日大雨歌

詠懷 偶成

移司即事 不睡

宮籍監 還司即事

夜起 還獄

偶賦 讀杜詩

感懷 先兩國初忌

重陽 又三絕

夜 雨雪

偶成 得兒女消息

爲或人賦 世事

斷雁 小年

除夜 壬午

生日 端午

自歎 病目

有感

早起

贈許伯溪惟一

吟嘯集卷之四

生朝

西瓜吟

石山峰爲示十字云晉日乘龍貴今朝

汗馬勞爲足六句

早秋

寄惠弟

感傷

自歎

扇頭山

高沙道中

戰場

哭崖山

上冢吟

葬無主墓碑

邳州哭母小祥

哭母太祥

哭妻文

先太師忌日

告先太師墓文

已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徃有

感而賦一十七首

和夷齊西山歌 又歌

十二月二十日作

二 十四日作 立春

遇霽陽子談道贈以詩

歲祝犁闡闕月赤奮若日焉逢涪灘遇

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脫

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

巳卯歲除

庚辰元日

庚辰四十五歲

感興

正月十三日作

上元懷舊

讀史

感傷

遣興二首

二月八日

夜起

端午感興三首

見艾有感

自歎

自遣

自述

不睡

七夕

有感

聞季萬至

有感

感懷

重陽三首

巳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忽

復周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已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十有六

旬感興一首

去年十月九日予至燕城今周星不報

為賦長句

冬至

冬晴

自歎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于今二

周年矣感懷八句

所懷

除夜二首

元日二首

初六日即事

人日

自歎

元夕二首

集杜詩卷之五

自序

社稷第一

理宗度宗第二

誤國權臣第三

瀘州大將第四

襄陽第五

荆湖諸戍第六

黃州第七

陽羅堡第八

荆湖宣閫第九

渡江第十

鄂州第十一

汀州第十二

安慶府第十三

魯港之遁第十四

建康府第十五

相陳宜中第十六

召張世傑第十七

鎮江之戰第十八

將相奔國第十九

京城第二十

京城第二十一

陵寢第二十二

陵寢第二十三

江陵第二十四

淮西帥第二十五

揚州第二十六

京湖兩淮第二十七

景炎擁立第二十八

福安府第二十九

幸海道第三十

景炎賓天第三十一

祥興登極第三十二

祥興第三十三

祥興第三十四

祥興第三十五

祥興第三十六

祥興第三十七

祥興第三十八

祥興第三十九

陳宜中第四十

張世傑第四十一

張世傑第四十二

蘇劉義第四十三

曾淵子第四十四

江丞相萬里四十五

趙倅昂發第四十六

王安節第四十七

李安撫芾第四十八

李制置庭芝第四十九

姜都統才第五十

張制置珪第五十一

陸樞密秀夫第五十二

勤王第五十三

蘇州第五十四

拜相第五十五

出使第五十六

發京師第五十七

去鎮江第五十八

至真州第五十九

行淮東第六十

自淮歸浙東第六十一

至福安第六十二

福安第六十三

南劔州督第六十四

汀州第六十五

梅州第六十六

贛州第六十七

江西第六十八

江西第六十九

復入廣第七十

駐惠境第七十一

駐潮陽第七十二

同府之敗第七十三

行府之敗第七十四

南海第七十五

南海第七十六

至廣州第七十七

至南安軍第七十八

過章貢第七十九

至吉州第八十

吉州第八十一

吉州第八十二

過臨江第八十三

過隆興第八十四

江行第八十五

江行第八十六

江行第八十七

江行第八十八

江行第八十九

北行第九十

北行第九十一

北行第九十二

北行第九十三

北行第九十四

北行第九十五

至燕城第九十六

至燕城第九十七

至燕城第九十八

入獄第九十九

入獄第一百

入獄第一百一

入獄第一百二

入獄第一百三

入獄第一百四

懷舊第一百五

懷舊第一百六

懷舊第一百七

懷舊第一百八

懷舊第一百九

金應第一百十

張雲第一百十一

劉欽貢元第一百一十二

呂武第一百一十三

鞏宣使信第一百一十四

張秘撰沐第一百一十五

繆朝宗第一百一十六

閩三士第一百一十七

諸幕客第一百一十八

趙太監時賞第一百一十九

劉沐第一百二十

孫臬第一百二十一

彭司令震龍第一百二十二

蕭從事燾夫第一百二十三

蕭架閣第一百二十四

陳督幹第一百二十五

陳少卿第一百二十六

鄒處置第一百二十七

鄒處置第一百二十八

劉監簿第一百二十九

劉監簿第一百三十

蕭資第一百三十一

杜大卿澣第一百三十二

杜大卿澣第一百三十三

徐榛第一百三十四

林檢院琦第一百三十五

曾先生第一百三十六

鄧禮部第一百三十七

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

墳墓第一百三十九

宗族第一百四十

母等第一百四十一

舅第一百四十二

妻第一百四十三

二女第一百四十四

次子第一百四十五

妻子第一百四十六

妻子第一百四十七

長妹第一百四十八

長子第一百四十九

二女第一百五十

弟第一百五十一

弟第一百五十二

弟第一百五十三

弟第一百五十四

次妹第一百五十五

思故鄉第一百五十六

第一百五十七

第一百五十八

第一百五十九

第一百六十

第一百六十一

第一百六十二

第一百六十三

第一百六十四

第一百六十五

第一百六十六

第一百六十七

第一百六十八

第一百六十九

第一百七十

第一百七十一

第一百七十二

第一百七十三

第一百七十四

第一百七十五

第一百七十六

第一百七十七

第一百七十八

第一百七十九

第一百八十

第一百八十一

第一百八十二

第一百八十三

第一百八十四

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百八十六

第一百八十七

第一百八十八

第一百八十九

第一百九十

第一百九十一

第一百九十二

第一百九十三

第一百九十四

第一百九十五

第一百九十六

第一百九十七

第一百九十八

第一百九十九

第二百

督府忠義傳卷之六

趙時賞

鞏信

鄒鳳

張汴

陳龍復

呂武

繆朝宗

尹玉

劉子俊

蕭哲明

劉洙

杜澣

陳繼周

林琦

謝杞

吳文炳

林棟

劉欽

曾鳳

張雲

孫臬

彭震龍

蕭敬夫

蕭燾夫

陳子敬

趙璠

吳希奭

陳子全

王夢應

陳莘

何時

羅大禮

劉伯文

李梓發

張哲齋

劉士昭

唐仁

鍾震桂

蕭興

胡文可

胡文靜

金應

蕭資

徐榛

目錄

終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鄂評點

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餘舊集雜附多漫刪而存之

丙申 宋理宗端平三年

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

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庚子 嘉熙四年

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壬子 淳祐十二年

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 寶祐二年

乙卯 寶祐三年 二十歲中舉

是歲大比，以字舉郡貢士，弟壁同舉。冬，俱赴省侍父革齋先生行。子既以字為名字之者。

改曰履善，提舉知都李迪舉送。

丙辰 寶祐六年 廿一歲狀元 丁外艱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奏名，弟壁同登。及大庭試策，有司寘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擢為第一。臨軒唱名，蓋二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臥病客邸，予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先生棄世。天府治喪，榜下士資送道路費，粗給兄弟。即日扶護還里，以君子不家於喪。沿途餽送，却不受。

丁巳

寶祐五年

九月葬革齋先生

戊午

寶祐六年

八月從吉時丞相丁大全用事或勸通書者予曰仕如其汲汲耶郡侯欲爲言于朝除初官力辭謝得止

己未

宋理宗開慶元年

廿四歲受官上疏即歸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聞命辭

免乞行進士門謝禮旨令朝謝訖之任九月入京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再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京師洶洶予門謝訖即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建明倣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庚申

宋理宗景定元年

二月差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辭免乞祠祿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辛酉

景定二年

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時賈丞相似道當國年
餘頗訝不通名及除入館得予書舉張師德
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

誥詞曰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
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於是初以遠士
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
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
其來何遲語有云居大名難又云保晚德難

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
擢敢言之士可劉克莊行

壬戌

景定三年

四月供正字職尋兼景獻府教授五月克殿
試考官進校書郎誥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
首必召故事也爾以陟岵之故稽登瀛之擢
一旦來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甫緡黃本
俄映青藜在他人爲速在爾爲晚矣人之不
可及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

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耳

癸亥

景定四年

再上疏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刑部
事最繁重居官者率受成於吏號清流者尤
所不屑爲予鈞考裁決晝夜精力不倦吏不
能欺懾服焉八月以董宋臣覆出爲都知上
疏論其惡不報末擔將出關丞相遣人謂公
不可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十二月迎親就
養郡兵火後瘡痍乍復予撫以寬惠鎮以廉

靜郡兵素驕取其桀黠寘之法張布綱紀上
下肅然於交承外積緡錢萬創便民庫去之
日填兵出前窠名爲楮百萬有奇遺愛在民
久益不忘

甲子

景定五年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
西提刑辭免不允

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後推廣

德意全宥居多、惟平寇扶楮稍振風采、四月行部、至吉州太和縣、伯祖母梁夫人歿、予父所生母也、申解官承心制、間臺臣黃萬石以被論一、次、不職論罷、是歲闢文山

丙寅

咸淳二年

三十一歲生子

丙寅戊戌庚戌丙子長男道生生

丁卯

咸淳三年

三十二歲再生子

丁卯壬寅甲午丙寅次男佛生生、二月女柳生、三月女環生、九月除尚左郎官、辭免不允

十二月赴闕供職、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却又夥焉、當時褒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即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馮夢得行

戊辰

咸淳四年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是月臺臣黃鏞奏免所居官冬至

被論二次

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奏寢新命

巳巳

咸淳五年

四月差知寧國府辭免不允十一月領府事

府極彫弊始至爬梳條理曠然無事寧國為

郡居上流斗絕稅務無所取辦則權剝為民

害予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百姓歡舞

去後爭醵錢立祠

庚午

咸淳六年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四月供

監職免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

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平章賈似道託疾

歸紹興乞致仕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賈有

要君之志予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內制相承

皆呈藁當國改竄惟命重失王言之體予直

道而行遂忤賈意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

舊臺臣被論四次張志立奏免所居官

辛未

咸淳七年

被論五次

冬至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表寢新命是年起宅文山山在廬陵南百里居予家上游兩山夾一溪溪中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態橫出山下石尤奇恠跨溪綿谷低昂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之其高處面勢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煙芊綿真廣大之觀也其南曰南涯可五里

主人日領客其間窮幽極勝樂而忘疲其北曰北涯以南長潭爲止清遠深絕蓋以時至焉宅基在南涯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泓渟演迤山勢盤礴如拱如趨蓋融結非偶然者宅當其會青山屋上流水屋下誠隱者之居也予於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適不求鮮美於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歎世人乍有權望即外興獄訟務爲兼并登

第之日。自矢之天。以爲至戒。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於宦情亦然。自以爲起身白屋。解逅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卽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爲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時之不淑。命也何尤。山中新宅。後聞江上有變。卽罷匠事。惟廳堂僅成。

癸酉

咸淳九年

正月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疏決。滯淹。一路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知贛州。是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具眼萬里。於長沙。公從容語及國事。憫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易。城陷。義不辱。自沉而歿。予灑血攘袂。顛沛驅馳。卒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輒爲流涕。

甲戌

咸淳十年

三月赴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廣人以按堵、故具官設位、家置香火以報恩、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郡民自七十以上、與錢酒米帛有差、有婦人百三歲者、十一月二十一日哀痛、詔勅門下先帝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耄、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凜淵冰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

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慨國步之阽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冑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爲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滂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

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勲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此詔應出名手

乙亥 宋幼主德祐元年 四十歲勤王

正月朔日得報虜渡江尋詔下召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丞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

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夫人憂解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陛辭乞斬呂師孟釁鼓不報十月十五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解圍常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間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入衛辭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

守命再下還師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
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司餘杭守獨松
關

管史云正月十三日有旨文天祥江西提
刑照已降旨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赴
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糧二月
賈似道駐師睿港復公書勉以宗忠愍功
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章鑑乃啓除右
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老將王輔佐為總

統領兵下吉州王尋卒以廣東統制方興

代之江西副使黃萬石有舊嫌又忌公聲

被論六次

望出已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

惜遺其名

近臣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

大史氏管發曰人心天理誰獨無之文魁

義聲一倡而土豪蠻蜒裹糧景從斯亦壯

矣而或者猶以猖狂議之時士友為之歌

日出師自古尚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

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

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糧說與無知饒
 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有旨文都承將所
 部人兵留屯隆興非但為隆興守禦計異
 時隨機用事其為效與勒王等今據文都
 承申所部之兵皆土豪忠義銳氣方新戰
 鬪可望勝捷不可閉之城郭詞氣甚壯此
 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
 贛州殿撰文都承且照累劄時暫駐隆興
 府續聽行下以圖雋功奉寶批知

當此軍興

之時勤王尚然
 被扼豈不痛哉

察院孫嶸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
 准省劄令江西副使黃萬石星馳入衛文
 天祥將所部勤王義兵留隆興府事天祥
 以身許國義不辭難上下東西惟命奔走
 伏念天祥猥起書生豈諳兵事昨者恭承
 太皇太后詔書召天下勤王天祥待罪一
 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路與有盟
 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率多

紀年錄 卷之一
沮澆。北兵日迫，血淚橫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准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痛心時危，無暇為平時揖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惟是帥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自奮，立為司存。今已結約贛州諸豪，凡溪峒剽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會合諸郡民丁，結為大屯，來赴關下，忽得留屯。

隆興指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為之勸勵。此曹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之眾，不堪安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不同也。謹瀝忠忱，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興之命。容天祥照累降旨，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關下，至衢州時，以公軍抗捷有紀，所過秋毫無

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八、月、十、七、
日、內、批、文、天、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
叅、贊、軍、事、職、任、依、舊、十、九、日、奉、詔、入、衛、墨、
經、從、戎、仰、藉、朝、廷、威、命、獎、率、江、右、湖、南、淮、
廣、諸、項、軍、馬、見、抵、京、畿、除、已、具、狀、申、省、乞、
判、命、重、臣、交、管、放、令、終、喪、外、謹、具、兵、籍、六、
冊、繳、申、詔、勅、不、允、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
夫、江、西、安、撫、使、辭、免、不、允、內、批、文、天、祥、依、
舊、工、部、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制、置、使、

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二、十、八、日、
辭、免、不、允、九、月、初、七、日、勘、會、文、尚、書、獎、率、
義、兵、入、衛、王、室、忠、忱、義、槩、深、可、嘉、尚、除、已、
頒、三、路、制、帥、之、命、仍、兼、督、府、叅、贊、知、平、江、
府、今、已、日、久、秋、風、浸、致、事、不、可、緩、合、行、催、
促、須、議、指、揮、旨、令、文、天、祥、不、候、辭、朝、疾、速、
前、去、之、任、所、有、一、行、軍、兵、除、已、別、議、支、犒、
外、其、餘、諸、項、管、軍、頭、目、人、合、與、優、加、推、賞、
及、辟、置、官、屬、科、降、錢、糧、一、應、合、行、事、件、並、

仰逐項條具開申以憑施行十六日除端
明殿學士二十七日文制使辟周天驥帶
告院添差江西撫叅留司隆興府楊仔帶
行吏架添差江西撫機何時帶工轄添差
江西撫叅並分司吉州文天祐帶史館檢
閱添差江東制幹分司徽州林棟帶禮兵
架閣添差浙西制幹分司常州十八日常
州破公在平江四十日去三日而通判王
矩之環衛王邦傑以城迎降二十三日北

兵破獨松關留夢炎遁十二月內批文天
祥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隆興府劉槃以
城降制置黃萬石移閩撫州聞北兵至而
遁都統密宥迎敵就擒通判施至道以城
降

丙子 宋德祐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 四十

一歲拜相半日使北

正月三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門陳大計
不得見日贊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伯顏

至臯亭山是夕宰相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
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
馬懇辭間奉旨詣北軍講解二十日以資政
殿舊職詣北營見伯顏陳大誼詞旨慨慷虜
頗傾動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吳堅賈餘慶
春秋書法
以下以國降予責伯顏留使失信罵呂文煥
逆賊引虜陷國并數呂師孟叔侄罪惡求死
北營虜置兵衛守遂不復還其勤王兵朝廷
放散西歸二月八日虜驅予隨祈請使吳堅

賈餘慶等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子
與杜滸以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
入真州城初三日真州給出西城門閉弗納
尋遣兵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西門不
敢入從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
中虜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
家莊臥敗墻糞穢中是夜趨高郵迷失道初
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殺傷一人餘幸完初
七日匍匐至高郵亟下船歷七水寨十一日

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虜騎相先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鎮。自城門陸行。四月八日至温州。五月朔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七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宜合指南錄細觀之

設身處地男子不可不自奮

丁丑 宋景炎二年 四十二歲兵敗妻子俘公道

正月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旨授銀青光祿大夫。職任依舊。時經畧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雩都大捷。二十一日入興國縣。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響應。興國軍黃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贛吉兵敗。行府趨永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為追騎所

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拾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

戊寅 宋景炎三年 四十三歲被執 母歿

長子歿 公願四十三歲致仕如錢若

水故事豈意四十三歲忠于國事為俘

虜哉忠孝者天地之勞人也豈不信夫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衝遣

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厓山行府

移船澳規入覲八月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

舊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九月齊魏國夫人

薨旨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十二月

十五日移屯趨海豐二十日為虜騎追及於

道軍潰被執服腦子不歿見張元帥抗節不

屈張待以客禮

鄧傳云五月公始聞端宗皇帝晏駕于化

州之礪川今上即位以明年為祥興初三

日礪川神龍見祥臣庶咸覩合議優異礪

川可升為祥龍縣置令丞簿尉隸化州免

租稅諸色科糴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內批
文壁除權戶部侍郎廣東摠領兼知惠州
可恨可嘆
六月公規入覲爲張世傑所格不得進遣
使奉表起居仍自劾督師罔功降詔獎諭
詔曰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
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
日卿早以魁彥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
一節虜氛正惡鞠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
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

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咸喜伯夷
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
督戰精神鼓動意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爲
心棄家弗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
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
睹而險阻艱難亦旣備嘗如精鋼之金百
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遲
赤舄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
有知思政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倏來候

吏、疊覽封章、歸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備悉忱悃之至、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恥除克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公又奏乞除鄒鳳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趙孟滌、遙縣郡團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督府諮議官杜滸、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

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鄒臻、帶大府寺丞同都督府參議官陳龍復、帶行兵部郎廣東招諭司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章從範、帶行閣門祇候同都督府計議官丘夢雷、林琦、葛鍾、各帶行架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翁同都督府準備差遣、旨特依奏、除公又奏潮循梅三郡並已取到返正狀、乞將陳懿、除右驍衛將軍知潮州兼管內安撫使、張順帶行環衛官權知循州、李英

俊帶行閣門祇候差梅州通判暫權州事
旨特依奏文璋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
公欲移軍入朝優詔不許公欲入廣州凌
震王道夫始復廣自恣憚公望重陽遣舟
迎中道散回遂不果自去冬宜中遁占城
世傑以樞副柄國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
辭蓋諸大將嘗受宜中超擢樂其寬縱忌
公英氣或以副貳受節制意不便其至八
月授少保信國公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同都督府官屬各轉五官金三百兩犒軍
公以書抵秀夫天子冲切宰相遁荒制詔
勅令出諸公之口豈得不恤軍士以游詞
相拒秀夫太息不能荅時同督府疫死者
數百公亦數病九月六日母曾夫人薨旨
遣使宣祭十月長子道生卒陳懿兄弟五
人號五虎本劇盜據潮州數叛附人苦其
害又不聽同督府節制公聲其罪討之懿
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

屯潮州潮陽縣，殪凶攻逆，稍正天討。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吾國之莒即墨也。劉興爲潮宿寇，叛服不常，據數郡跋扈，殺掠尤慘，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北帥張弘範自明秀步騎水陸並進，乃入南嶺柵險自固。二十日，弘範以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且數日，虜輕騎疾馳，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求死於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

水乃死，告監者以渴甚於田間，蹄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日旬餘，遂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越七日，至虜營，踊躍請劍，弘範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客之名在我，且天祥見伯顏臯亭山，吾實在傍，遂以平揖相見，叙間濶如客禮。蓋歲除前三日也。先是適鄒鳳等自江西以民兵數千至，公少留勞之，又駐和平市，攻陳懿黨，與駐軍造糧亦意。後隔海港，步騎未能遽前，陳懿以

問罪窘迫百計不能救解乃挾重賄迎導
北帥張弘正潛具舟海岸濟輕騎直指督
帳公坐虎皮胡床與客飯五坡嶺不意虜
至遂被執

巳卯 宋祥興元年 四十四歲

正月二日張元帥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
潮陽初八日過官富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
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
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護予北去以四月

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明日
東下鑰予於船二十八日至贛州六月一日
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囚邸
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
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
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東平府二十日
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
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
投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予

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晚，供帳飲食如上。賓館人云：稟博羅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於兵馬司柳項，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銀，官爲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爲飲食。坐十餘日，然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疏柳，惟繫頸以繚，得出戶負暄。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

始引問。院官者博羅丞相張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倨坐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擎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爲

宋宰相國亡職當歿今日拏來法當歿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與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予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與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予曰謂予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

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亡我本當歿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畝耳博羅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

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爲解。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

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羅云。你既爲丞相。若將三宮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旣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

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羅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予。不荅。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別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予意假滿。即見殺。乃囚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宣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不硬。又二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遲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却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不硬。又二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遲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却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語大畧如此當時泛應尚多不能盡記已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曰立伯服爲太子大戎之亂諸侯迎立宜曰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王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

啓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耳

庚辰 四十五歲

是歲囚

辛巳 四十六歲

是歲囚

正月元日公爲書付男陞公在縲紲中。於
意文墨。北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盡辛巳
歲爲五卷。自譜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
五言句爲絕句二百首。且爲之叙。其詩自
五羊至金陵爲一卷。自吳門歸臨安走淮
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璧歸。夏璧
與孫氏妹歸。公剪髮以寄永訣。與弟書曰。

潭盧之西坑有一地。已印元渭陽所獻月
形。下角穴第淺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
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陞
子嗣續。吾歿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
爲悲痛。吾弟同氣。取之名正言順。宜極力
出之。自廣達建康。日與中甫鄧先生居。具
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未可出。則
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寺。我廟於其中。

壬午 四十七歲

是歲春作贊擬終時書之衣帶間叙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囚虜其當歿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以歿其贊曰孔子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鄧傳云正月二十後公臥病發熱右臂毅道傍患癰二月四日流膿平生痛苦未嘗

有此是時南人仕于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爲黃冠師冀得自便青陽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畧曰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遣諭旨謀授以太任昌元積翁等以書諭上意公復書數年于茲一歿自分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事遂寢後積

翁又奏其畧曰文天祥宋狀元宰相忠於所事若釋不殺因而禮待之亦可爲人臣好樣子上默然久之曰且令千戶所好好與茶飯者公聞之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果然吾且不食積翁乃不敢言公歿後有以危言憾積翁者積翁曰得從龍逢比于遊地下足矣言者遂止積翁累以銀物餉公福王與苻聞其不屈嘆曰我家有此人耶餉以銀百

尋常良心正自難得

兩屬積翁轉致之公因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講前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戶奉事之尤至麥述丁叅政嘗開省江西見公出師震動每昌言殺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戶所收其棋奕筆墨書冊初閩僧妙曦號琴堂以談星見是春進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群臣有言瀛國公族在京不便者而中山府薛寶住聚數千人聲言是真宋幼主要來

金 卷之一
取文丞相又有書于檣者曰兩衛軍儘足
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曰先焚城上葦子
城外舉火爲應大臣議所謂丞相疑爲天
祥太子得檣以奏京師戒嚴迂趙氏宗族
往開平北十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
拆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拜左
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撻摘其膝傷公豎立
不爲動上使諭之其畧曰汝在此久如能
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

省一處坐者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
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
上曰汝何所願天祥曰願與一死足矣遂
麾之退是夜回宿千戶所初九日宰執奏
文天祥既不願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麥
述丁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
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
不少變至刑所問左右孰南向於是南向
再拜曰臣報國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

有七時連日大風埃霧日色無光都城門
閉甲卒登城街對隣不得往來行不得偶
語時翰林學士趙與稟以宋宗室亦被監
閉一室諸衛士弓刀環席地坐聞門外弓
馬馳驟聲者久之人競穴窓窺乃是出丞
相頃之又聞馳騎過者及回乃聞有旨教
再聽聖旨至則已受刑明日歐陽夫人從
東官得令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柩莖于
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爲他日歸骨便

路後大德二年戊戌男陞至都城見公舊
婢綠荷已嫁順承門內石橋織綾人及見
劉牢子引到墓所自後留都城春秋必往
酌奠望拜時已有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
刻有信公二字舊殯在大塔南右址又右
畔塹外有墓林聚塚在大路傍
至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
璧任臨江路摠管兼府尹辦喪莖男陞祇
奉几筵舊歲璧遣家人至廣迂奉母曾夫

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于江潯人咸驚嘆以爲孝念所感不期而會二十一年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陞廬墓三年世傳吉州太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淺公沒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歸騶從甚盛卽而覩之乃公也旣而聞公歿諸老驚相語曰公兩任贛州提刑去往輒江水泛溢其勤王召募江泛溢

尤甚師行而水同去又公家居當暑日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於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負他人久浸不自堪皆走惟公逾久逾樂忘日早暮或取酒炙就飲啖是應神物出世沒而爲神自其常也潭是後又深黑不可測矣公平生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層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勢圖悉識其出處始末玉層蓋公所居山名也又傳公方爲童子時游

鄉校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而下
咸謚忠節祠祝像設甚嚴意欣然慕之竊
嘆曰沒不俎豆是間非夫也故出而舉事
志氣素定雖崎嶇萬折終不撓屈後至治
三年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
與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
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胡剛
簡公夢昱序列祠于先賢堂士民復於城
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芾配廬陵
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今爲五忠一節云

文山先生紀年錄卷之一終

文山先生指南錄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

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卽引董叅政以兵屯權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

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肯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出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彼逼脇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

京時富陽兵已退趨發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

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

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

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

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日、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寔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

矣、詆大酋當歿、罵逆賊當歿、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歿、去京口扶七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歿、經北艦十余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歿、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歿、如揚州過瓜洲、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歿、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歿、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歿、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歿、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歿、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迹歿、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歿、

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
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臯凡
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
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
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
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
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
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
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毘陵渡瓜洲復還京

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
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
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
而幸生也何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
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
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
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
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
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

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卷之一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韉。壯心欲填海，苦膽爲憂天。役役慙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爲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為尼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卒自蹈，殊不可曉也。長安不可詣，何故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坤增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山更青。

鐵錯

貔貅十萬眾，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武夫傷鐵錯，達士笑金昏，單騎見回紇，汾陽豈易言。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大烈，北愈疑憚，不得歸關，將校官屬日有叛去，世道可歎。

悠悠天地濶，世事與誰論，清夜為揮涕，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勝有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竟誤身。子產片言
圖抹鄭，仲連本志爲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
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
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
易成夢，明月一間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着，故
人血淚向天流。鷄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
客不

紀事

予請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
講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太
皇以予爲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
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承帝
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爲國歟，
欲毀其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爲解說，謂社稷
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
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

嘉興侯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
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紆急之策惟有款北以
爲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
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
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
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犬酋爲之
辭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爲丈夫是
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
大肆無狀及予既繫維賈餘慶以逢迎繼之

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
折狂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
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
稱男子似謂江南尚有人

百色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爲誰豺狼尚畏
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疾藜、抵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吏、私袁益恨我從前少侍兒、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使者實未曾得到、到簾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日、却與丞相商量、大事畢歸闕、既而失信、予

直前責虜酋、辭色甚厲、不復顧死、譯者再四失辭、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諸酋羣起呵斥、予益自奮、文煥輩勸予去、虜之左右皆喑喑嗟嘆、稱男子云、

狠心那顧歎銅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分身爲糞粉碎、虜中方作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不得回闕、詎虜酋失信、盛氣不

可止、文煥與諸酋勸予坐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辭也、先是予赴平江、入疏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亂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尺童子皆罵汝、何獨我哉、煥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旣負國、又隕家聲、今合族爲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

傍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見殺、何爲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予寔恨不殺汝叔姪、汝叔姪能殺我、我爲大宋忠臣、正是汝叔姪周全我、我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顏、唆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閉云、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不拚一死、報封疆、恐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爲

南金 卷之二
三
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
虎頭牌子織金裳、北面三年蟻夢長、借問一門
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梟獍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
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
安劉手、不愧當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嘗
爲虜大常丞、北方之儒也、隸峻都、峻都使之
來伴予、雲父知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
甚惓惓於本朝、頗輸情焉、作詩見贈、內兩句
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
爲之傳誦、雲父大意、以爲高麗地方數千里、
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
之、今傳國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
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
望之辭、

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

信雲父好爲詩而辭極俚、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舉宮詞數章、比興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言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中興也、雲甫居近闕里、漸染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而超悟如此、

肯從悟室課兒書、噬雪風流却減渠、我愛信陵冠帶意、任教句法問何如、

則堂

北入京城賈餘慶、迎逢賣國既令學士降詔、俾天下州郡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劄、惟樞密則堂家先生鉉翁、於省劄上不肯押號、吳丞相堅號老儒、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慶之命、其愧則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色、欲縛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

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北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甌金藝祖高宗實鑒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賣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搖首庭中號獨清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北地轉相驚

思蒲塘

陳

揚旌來冉冉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還共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恙中

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興溪子下江淮曾為東南再造來如虎如熊今固在將軍何處上金臺

唆都

唆都為予言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這是男子心天下
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國亡與亡四箇

字休道予哭而拒之。峻都常恐予之伏歿節也。虎牌。羶笠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唾。輕但願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

二王

峻都忙右。反一日問度宗幾子。荅曰。三子。問皇帝是第幾子。荅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二子。三子封王乎。曰。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閩則廣。

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乎。曰。何為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為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酋為之愕。貽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真隆準。虜運從來無百年。

氣槩

峻都一日問予。何以去平江。予曰。有詔趣入。

指南錄 卷之二
衛問予兵若干，予對五萬人，喟然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予問何以知之，云：相公氣槩，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予謂果厮打，亦未見輸贏，唆都大笑。氣槩如何，俺得知，留吳那肯豎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語，正恐南人作淺窺。

使北

北兵入城，既劫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逼天子拜表獻土，左丞相吳堅，右丞相

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叅政家鉉翁，同知劉岳五人，奉表北庭，號祈請使，賈幸國難，自詭北人氣燄，不可向邇，謝無識附和，吳老儒畏怯，不能爭，劉狎邪小人，此類人多方乘時取美官，揚揚自得，惟家公非願從者，猶以為趙祈請，意北主或可語，冀一見陳說，為國家有一綫故，引決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老病求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與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趣

予與吳丞相俱入北，予不在使者列，是行何爲，蓋驅逐之使去耳。予陷在難中，無計自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逼脇，毘勉就船。先一夕，予作家書，處置家事，擬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不爲偷生。及見吳丞相家叅政吳殊無徇國之意，家則以爲必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爲晚。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惟是賈餘慶兇狡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顏，使啓北庭，拘予於沙漠。彼則賣國佞北，自謂

使畢，即歸。愚不可言也。謝堂已宿謝村，初九日，忽駕舟而回，或謂唆都爲之地，伯顏得賄而免。堂曲意奉北，可鄙惡尤多。詩記其事。

自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旨出狂酋。中書盡出

除元表，北渡黃河衣錦游。賈

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以死爭。當代老儒

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吳

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穹廬雜劇看。撥取公卿如糞土，沐猴徒自辱衣冠。劉

公子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危復何為似聞傾盡
黃金塢辛苦平生只為誰謝

廷爭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為情程嬰存趙

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家

初修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舞人誰遣附庸

祈請使要教索虜識忠臣

客子漂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

寧無罪只作幽州謫吏行

使旃盡道有回期獨陷羈臣去牧羝中爾含沙

渾小事白雲飛處楚天低

卷之二

杜架閣

義士

天台杜澣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人欲救

王室當國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

湖上予嘉其有志頗獎異之十九日客贊予

使北梅壑斷斷不可客逐之去予果為北所

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予

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

郎除禮兵架閣文字

仗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轅、諸君皆兩別、難得一士獨

星、言啼鳥亂人意、落花銷客魂、東坡愛巢谷、頗

恨晚登門、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

賤分、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携手、行

吟看白雲、

聞鷄

自入北營、未嘗有鷄唱、因泊謝村、始有聞、是

夜幾與梅壑逃去、二更遣劉百戶二三十人

擁一舟來、逼下船、遂不果、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鷄、塵暗天街、靜沙長海

路迷、銅駝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詹尹、何

時脫蒺藜、

命裏

二月初十夜為劉百戶者所迫、中原人尚可

告語也、賈餘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

翌日早鐵木兒自駕一舟來、令命裏千戶、

予上船凶醜嚇人見者莫不流涕命裏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回回人也

熊熊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胃來一日捉將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

留遠亭

十一日宿處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佞北惟疊疊笑劉岳數奉以淫褻為北所薄文煥云國家

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酋專以為笑具於舟中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寢據劉之交坐諸酋又嗾婦抱劉以為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憤疾云

東坡云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矣皆此等人物也

甘心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詐作顛把酒逢迎酋虜笑從頭罵坐數時賢

賈落得稱呼浪子劉樽前百媚佞旃裘當年鮑老不如此留遠亭前犬也羞

平江府

予過吳門感念悽愴向使朝命不令入衛嚴
 速予以死守不灰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
 病臥舟中舊吏三五人來遺民聞吾經過無
 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即解纜夜行九十里
 北似防我云
 樓臺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
 涕多鳩居無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
 危今若何

無錫

已未予携弟璧赴廷對嘗從長江入裏河趨
 京口回首十八年復由此路是行駟之入北
 感今懷昔悲不自勝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
 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灰心為碎父
 老相逢鼻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
 沾巾

弔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爲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爲畦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伏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歿之。張全不救，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如掘溝塹，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路塘直來，歿于水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後，薄

贛軍尹玉當之。曾全胡遇謝雲曾玉先遁走。尹玉歿焉。張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灾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軍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船者之指，於是溺歿者甚衆。張全并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積田間。質明，止有四人得歸。無一人降者。嗚呼！使此戰張全畧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關宗社。嗚呼！哀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

軍法不嚴宋之大病

以張全為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法後詣餘杭發京師姑取曾全以徇衆而噬臍多矣過五木吊戰場為之流涕不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僨將也昨隨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張全鳴金散衆許不敢以斬將自專解赴制閫李公以使過期之得不死予不知受其誤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為降北可歎恨云

首赴勤王役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作招魂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慰重泉

哭尹玉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廟與二子官承節郎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團練濠州廟贛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

多亡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常州

予嘗謂吾常宜為先生特祠而朱華尹玉從祀以其有救常之舉也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忠義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趨京今自京

趨鎮江俯仰感嘆為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雅風雨濕雙扉

渡瓜洲

諸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席阿木在瓜洲即請十九日渡江至則鮮腆俱傲令人裂眦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木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僕儼彼知吾不

心服也

跨江半壁閱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為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胡兒便道是樓儼。

弔戰場

遠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糞上花。士知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回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間問舟。為脫去計，連日不如志。賦是詩。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欲焚舟。逸驥思超乘，飛鷹志脫鞴。登樓望江上，日數行艘。

思小村

劉

春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君轅以南兮我轅以北，去日以遠兮憂不可以終。

極蹇予馬兮江臯，式燕兮以遊遨。念我平生兮
思君鬱陶，在師中兮豈造次之可離。忠言不聞
兮，思君忸怩，毫釐之差兮，天壤易位，駟不及舌
兮，臍不可噬，思我故人兮，懷我親，懷我親兮，思
故人，懷哉懷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
未半兮，胡中道而遄止，魯連子兮，義不帝秦，負
元德兮，羽不名，爲人委骨草莽兮，時迺天命，自
古孰無死兮，首丘爲正，我行我行兮，夢寐所思，
故人望我兮，胡不歸，胡不歸。

沈頤家

予回京口，北人款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
沈頤家坐臥，北不意予爲逃計也。

孤舟霜月迥，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
履痕，江山渾在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
風滿故園。

卷之三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日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

許登舟泝金山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間至謝村幾去

至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真

州杜架閣濟與帳前將官此○人○後○亦○逃余元慶寔與謀元

慶真州人也杜架閣與予云事集萬萬幸不

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

靡悔且辦七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架閣辦此

亦請方以能死定自効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斫案判生歿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非○常○人○

感憤追思者即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

無不願自効以無舟而輟前後母慮十數其

不謀泄真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話三分當時若也

私謀泄春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向十里偶得一老
校馬引間道出三數巷即荒涼野走至江岸
路頗近若使不知間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
出之理

烟火連甍鐵甕關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為
將軍地北府老兵思漢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為
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
舊為北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
其人云吾為宋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
以錢為但求批帖為他日趨承之證後授以
一批帖約除廉車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
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經營十日苦無舟慘慘椎心淚血流漁父疑為
神物遣相逢揚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即謀船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
方得之喜甚是午催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
渡矣惟予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
托故以來日同吳丞相渡江幸而北不見疑
駢迫稍緩是夕遂逃若非得此一給從前經
營皆枉用心惟有死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非給虜
成宵遁哭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卽踏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顏情甚
狎是夜逃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
一陣走恐出門大冗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
兵之門於是遣三人先就老兵家伺過門同
遁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
隣發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閣聞不容髮亟呼老兵出來
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
酒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云事至與之遂至

二更引路而行，是舉垂成，幾爲老兵老嫗所誤。全得杜閣機警，故徂詐之。將作敵者，又隨作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使阿婆真一吼，自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款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予爲遁計。宿府治一夕，卽托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疑，予遂於河近得沈願家坐。

臥初，北分遣諸酋監諸宰執。從予者曰王千戶，狼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願家，彼亦同卧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伺其寢熟。

羅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齧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有一酋忽

入沈願家，予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勾當何如，曰官架閣非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聞之，即隨劉百戶出，強與之好，已而約為兄弟，拉之飲于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禁夜耳，掩送爾燈，掩送小番隨着，不妨事，杜遂約後，互果如約，予變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呵間，杜至人家，漸盡處，即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

是得遁

不特徇鋪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馬攔路，予等至隘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神携七首學啣枚，橫渡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剽睡正如雷。

候船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携匕首，不忍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褰裳涉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爲賀。

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羅看。

上江難

予既登舟，意泝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連亘數十里，鳴榔唱更，氣燄甚盛。吾船不得已，皆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云：「是何船？」稍荅以河鮑船。巡者大呼云：「又船又者，北以是名，反側奸細之稱。巡者欲經船前，適潮退閣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蓬棹向前。七里江邊驚一喝，天教潮退閣巡船。

得風難

予方爲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哨齒，甚
清麗，船稍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
神。曰：江河田相公也。即得順風送上，
空中哨響到孤蓬，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
扶正直，中流半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
靜，天明尚隔真州二十余里，深恐非船自後
追躡，又懼有哨騎在淮岸，一時憂迫不可言。
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沿岸拽纜，
然心急而力不逮，既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
脫虎口之難。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
追者至，人人搖槳渡滄浪。

上岸難

真州濠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
五里，遂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如掌，
一無關防，幸而及城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盼

指南錄 卷之二
三
盼回首、惟恐有追騎之猝至、既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月朔云、岸行五里入真州、城外荒荒鬼也、愁、勿聽路人嗟嘆說、昨朝哨馬到江頭、

入城難

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苗守迎見、語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住清邊堂、然後從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關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胷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歸、嘻、危哉、輕身漂泊入鑿江、太守欣然為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歿路茫茫、

真州難賦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

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
意重覩天日至此

四十義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
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
橋上人看殺久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
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並

緣北船販私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
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
江南去我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煙波明朝方覺
田文去追騎如雲可柰何

予逃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
予逝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寇博浪力士
猶難覓要覓張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予在真州城內賈餘慶在瓜洲皆
淮境也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
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駟去
皆俯首從之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

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
全趙壁東南那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黃守再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
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函取木視之果
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楊州
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
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真州號迎鑾藝祖
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爲乎

皇王著姓復災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鑾
呈瑞字爲言藝祖有靈無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
矣問予京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
將校諸幕皆來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
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不敢進而夏老與淮
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來通兩淮脉
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

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

此策大可

約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
之此則以通泰軍義打灣頭以高郵淮安寶
應軍義打楊子橋以楊州大軍向瓜洲某與
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擣鎮江並同日舉北
不能相救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守之且
怨北王師至即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
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
此策既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全

城北在兩游無路得出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即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朱渙姜才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來李不自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既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幾不枘鑿乎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道兩淮兵定出相公同作軟盟人

揚州兵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鷺州直下南徐侯自管皇親刺史統千舟

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亾決只看元戎進退間

出真州

制司李庭芝不知人誤事

予既爲李制所逐出真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真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閑看、未幾、王都統至、迤邐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真州、黜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歿所、

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鑣壕上、歎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真州、疑予爲北用、苗守貳於予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使苗守殺予以自明、哀哉、揚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惟道使君無見解、城門前日不應開、

哀哉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芘、將信將疑而憐之、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卽議糾師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爲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爲忠義，而兩淮不予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曾至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爲國家辦大事，乃不爲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鑾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旄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門淚雨流。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回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住真州，賺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以行反間。旣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真州見害，乃三月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旦北方覺然。

不知走何處是日便遣人詐入揚州殆無此
理看來只是吾書與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
制使不暇深省一槩以爲奸細而欲殺之哀
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沉夜泝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問
應無是莫恐歿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
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
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

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淮
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
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分云且行且行
良久有五十人弓箭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
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閣連轡而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
堂下路忠臣見誦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往杜架閣仰天
呼號幾赴壕歿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

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時有兵露立荒迥又乏
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歿於是乎爲之踟躕心
膺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苗守又遣衣被包
袱等來還遂之楊州是日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讐記取小西
門外事年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
忽捉刀於野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
馬云有事商量景色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

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又云且坐且坐予意
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
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人欲殺丞相安撫
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今欲何往予
云只往揚州更何往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
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今送往淮西
予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
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
兵以圖恢復否則卽從通州路遵海還闕二

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中
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
揚州城下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
丞相從江行、或歸南歸北皆可、予驚曰、是何
言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予辭
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
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麼人、口口是忠臣、某
如何敢殺相公、既真箇去揚州、某等部送去、
乃知苗守亦主張、不過寔使二路分覘予語、

言趨向而後爲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
原野、誰復知之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
五十兩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人以十兩
二路分、則許以分賜金百兩、遂行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
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
司行下有安民牘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
押出州界去訖、爲之嗟嘆不已、嗚呼、予之不

幸乃至於斯其不歿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嘖嘖嘆忠臣爲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
州界去真州城裏榜安民

杜架閣幾赴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歿于
真州城下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
追之危哉危哉

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
揚州去惟恐北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
州遂復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
路甚憂疑指處瓜洲也又前某處揚子橋也
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遣人伏
路上寂如啣枚使所過北有數騎在焉吾等
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烟樹光中揚子橋夜靜啣枚
莫輕語草間惟恐有鳴鴉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揚
州二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

不可挽。揚州有販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槩子二十人者，但令隨馬。槩子即至揚州西門，予一行如盲，悵悵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真州送駿已回城，暗裏依隨馬槩行。一陣西州三十里，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徬徨狼狽之狀，以詩志其槩。予夜行，啣枚至揚州西門，憊甚。

有三十郎廟，僅存墻堦，屋無矣。一行人皆枕籍於地，時已三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道。此廟何神？三十郎問郎，行客忒琅璫，荒堦枕籍無人問。風露滿堂清夜長。

揚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坐。漫地上，候啓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予等莫敢語，恐聲音不同，即眼生隨後。

譙鼓鼕鼕入四更，行行三五入西城。隔壕喝問

無人應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
臣之或見諒也既至城下風露凄然聞鼓角
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翁翁豈有
其心事何故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
矢石相加城外去楊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
進退不可

城上兜鍪按劍看四郊胡騎遶團團平生不解
楊朱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杜、架、閣、以、爲、制、是、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
哨、一、日、却、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
或、見、二、主、伸、報、國、之、志、徒、歿、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
投東海猶會乘風近玉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
州何以能達與其爲此受苦而歿不如歿於

揚州城下、不失爲歿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
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
俘上去、不如制命歿揚州、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
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
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
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
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

路傍邂逅賣柴人、爲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
三十里、山坳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
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
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拖、行事之
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違、髣髴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
心緒急、各持議論泣牽衣、

陳宜中之流也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

蕭發遽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携以走。

問誰攫去橐中金，僮僕雙雙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灰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旣顛，內又饑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曉矣。

不歷盡此等光景安得成千古文山

顛崖一陷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饑火相煎疲欲絕，滿山荒草曉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色漸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隊人行，即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爲謀，拙甚，聽灰生於天矣。

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顏垣上有白雲遮。

旣入土圍中，四山閒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

飯有米亦無烟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逢敗屋作鷄棲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

無米糴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

掃退蠅蝦枕敗墻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捫風

沉沉坐偏覺人間白晝長

比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踞至

午後懽曰今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啾甚自

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追咎不

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矣苦矣時大

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山色昏冥若有神功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人聲

似潮湧黑雲驟起滿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

復人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

卽無噍類矣。時門前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晝闌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樹共八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米菜。

少救飢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獲，二人解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比受金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相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胡兒只爲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于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糴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飢一日。城中衙晡後方開門，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

打南金 卷之二
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不開賣柴人竟不得
出予等飢窘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睡
臥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境與
眼前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糴米已無
消息至黃昏惆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攜挺至良久三四
人陸續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
夜討柴來早入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糝
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冠者一夕於庭中燒

火照明諸樵亦不睡予等且困且睡苦不可
言

既投古廟覓藜羹三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
予夢惡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飢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
露淒然僅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
身何許始悟人間萬法空

豈可無此一悟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厚許之

使導往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井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却為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飢。又雇馬辦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夫往焉。時樵夫知予無聊，又有所攜，使萌不肖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淮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為裏糧。曉指高沙移處泊，司徒廟下賈家庄。

賈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賈家庄，止土圍中。臥近糞壤，風露淒然。時枵腹已經兩夕，一日半，懇三樵夫入城糴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顧馬趨高沙。

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眉硬，風搜顙頰高。流離外顛沛，饑渴內煎熬。多少儉生者，孤臣嘆所遭。

揚州地分官

打南金 卷之二 三
初五至晚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
人凶燄甚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
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必被殺幸而脫北
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
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徼巡咆哮按劍一何嗔金錢買命
方無語何必豺狼罵北人
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星
樓咫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子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
故賈家庄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
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罌愚飯於救生寺
竈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
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
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
顛踣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
去某四十規行規步今日乃有此厄流涕二

十八字

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厨邊供晚炊、借問魚羹
何處少、北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雇騎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
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
乏、旦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隱
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騎、遶
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二刀、割

其髻裸于地、帳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
林中被獲、出所携黃金賂邏者得免、予藏處
距杜架閣不遠、北馬入林、過吾傍、三四皆不
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鄒捷臥叢蔭下、馬過踏
其足流血、摠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
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急時、萬竅怒號、雜亂
人聲、北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
聞其有焚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叢篁、以自
蔽、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感、無以加此

未幾、呂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邊鮎魚
 填、傳聞不盡信、然地無活策、鼃勉趨去、僥倖
 萬一、倉皇匍匐不能行、先是自揚州來、有引
 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
 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挺相隨、有無禮之志、遂
 巡行路、無可柰何、至晚西、忽遇樵者數人、如
 佛下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於籬中、雇六
 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
 常恐追騎之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

饑而臥、黎明過渡、而心始安、痛定思痛、其涕
 如雨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
 上、圓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烟、迷途呼不應、如
 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濕、怒飈狂欲顛、流澌在鬚
 髮、塵沫滿橐鞬、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
 疾如鬼、忽在林之巔、誰家苦竹園、其葉青毳毳、
 倉皇伏幽篠、生歿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
 虛處、遶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霜蹄破叢翳、出

入楛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僊。猛虎驅群羊，兔魚落蹄筌。一吏躬中目，頸血僅可濺。一隸縛上馬，無路脫糾纏。一廝躡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賔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俘與一校，幸不逢戈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來度飛韉。遊鋒幾及膚，怒與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當其感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得痊。須臾傳火攻，然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度

平田。幽篁便自托，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暘火生咽。斷罌汲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爲我屋，白雲爲我椽。彼草何荒荒，彼水何潺潺。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蚘。不見道傍骨，委積有萬千。魂魄親蠅蚋，膏脂胞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爲我王宰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歿，義不污腥羶。

求、位、而、得、仁、寧、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
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個、
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鵲、聲、從、何、
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
漸、復、出、胡、馬、覺、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
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蹠、足、如、移、山、携、持、姑、
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游、手、面、
目、輕、且、僂、自、言、同、脫、虜、波、波、口、流、涎、白、日、各、持、
挺、其、來、何、翩翩、奴、輩、殊、無、聊、似、欲、爲、鷹、鷂、逡、巡、

不、得、避、默、默、同、寒、蟬、道、逢、採、樵、子、中、流、得、舟、船、
竹、籬、當、安、車、六、夫、共、頽、肩、四、肢、與、百、骸、屈、曲、如、
梧、捲、路、人、心、爲、惻、從、者、皆、涕、漣、星、奔、不、可、止、暮、
達、城、西、阡、饑、臥、野、人、廬、藉、草、爲、針、氈、詰、朝、從、東、
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難、此、難、何、迍、邐、重、險、
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基、岱、嶽、皇、風、扇、垓、埏、
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報、國、臣、有、志、悔、往、不、
可、湔、臣、苦、不、如、灰、一、死、尚、可、憐、堂、上、大、夫、大、鬢、
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屢、首、丘、義、皇、

皇倚門望惓惓、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渙、北海
轉萬折、南洋泝孤騫、周游大夫蠡、放浪大史遷、
倘復游吾盤、終當畊我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
有權、慷慨爲烈士、從容爲聖賢、稽首望南拜、著
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遙、

北以高郵米擔濟維揚、故自灣頭夜遣騎、
截諸津、鮎魚壩其一、予是夜若非迷途、四
更可達壩所、當一網無遺、乃知一夕倉皇
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於其間、顛沛之餘、

雖幸不歿、何辜至此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魂靡定、回思初四土圍中
初二竹林裏幾歿、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
誰復知之、

指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
豺虎手、而今玉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籬爲轎、見
者憐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污、人皆知

其爲遇北不復以奸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
報諸郡有以丞相來賺城令覺察關防於是
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曉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爲指
荒烟岸南北今年幾戰場

平淮千里莽爲丘墟自出高沙滿空曠高郵
水道與灣頭通下海陵入射陽過漣水皆其
路也二月六日城子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
某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
燕山外多少遊魂逐馬蹄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
不可當上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
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
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
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
師大勝

一自經行白骨堆中流失柁爲心摧海陵棹子

長狼顧水有船來步馬來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聞然棹人心恙長恐灣

頭有人出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

偶然拖折整拖良久危哉險哉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

灣頭出正在青山大路邊

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為寨

統制官稽聿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

客莆田人林希驥字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

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灣頭

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為

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予至泰州

稽莊卽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

見明鴈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在作窮途哭男

兒付、死、生、

泰州

予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

寇出沒其間，真畏途也。三百里，所道非
 羈臣家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埃
 窻中，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鵲傳佳好，通
 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三百里，茅葑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鼯鬼
 嘯呼，王陽懷畏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興骨，神
 明為國扶。

旅懷

北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為回車，海陵若也
 容羈客，膽買菰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
 還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
 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

懷則堂實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
 生亦惓惓於予也。

白頭北使駕雙羈沙濶天長淚曉烟中夜想應
發深省故人南北地行僊

貴卿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
與歿為鄰平生交游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
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為淮
海游半生誰俯仰一歿共沉浮我視君年長相

看比惠州惠州予弟璧也

憶大夫人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
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大夫人定省今何處新
來夢寐頻

卽事

痛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鷄可聽新有虱
堪捫白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歿隨
力報乾坤

紀閑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俯仰經行處，死生談笑間。近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閑。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獻，叫苦時時數十聲。

即事

船隻時聞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馬，極目柰無山。出路相傳險，行囊愈覺慳。歸心風絮亂，無

柰一身閑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意。會通州六交，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十一日早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前途吉凶未可知也。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
 字馳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
 去荒迫不可言二十三日幸達城西門鎖外
 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即有馬至縣使
 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為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
 扶忠直世上未應僥倖多

如臯

如臯縣隸有泰州朱省二者受北命為宰率

其民枯道路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為之驚
 嘆

雄狐假虎之林臯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
 身世險一窓春夢送輕舠

聞諜

予既不為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諜者云鎮
 江府走了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
 悚然為賦此

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嗔不是神明

扶正直、淮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
○難○得○不爲下流。去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資。今春特
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及予使
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
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
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
千里。以爲當然。蓋委身以從。歿生休戚。俱爲

一人者。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
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予
哭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
葬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
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爲記。不敢求備者。邊
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
荃廬陵。而後歿者之目可閉也。傷哉傷哉。爲
賦二詩。焚其墓前。

我爲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

打南錄 卷之二 三
同情、遇賊能無歿、尋醫劇不生、通州一丘土、相
望、淚、如、傾、
明、朝、吾、渡、海、汝、魄、在、它、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
路、長、招、覓、情、黯、黯、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
生、不、汝、忘、

卷之四

懷楊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
覓船去、始知百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
千、金、購、漁、父、真、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綈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識
春風面、傾蓋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逃來住海濱、我亦東尋
烟霧去、扶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
必由海而通、爲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

月間方有台州三薑船至，已爲曹大監鎮所雇。通州有下文字自定回，張少保恰予之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予適來。楊守遂以此舟送予，與曹大監俱南向，使有薑船而無張少保一舟，予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薑船，予又無伴，不我先後，適有邂逅，殆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斷去舟，公來容易渡南州。子胥江上逢漁父，莫是神明遣汝否。

發通州

予萬歎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新班廣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予者。

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淮南錄 卷之二
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是當年不歿方、

石港

王陽真畏道、季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乾坤萬里夢、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退、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鹽花、故國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即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卽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濺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岸買青鰕、

北海口

淮南金 卷之二 亥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
山東南洋入江南人趨江南而經北洋者以
揚子江中渚沙爲北所用故經道於此復轉
而南蓋遼繞數千里云
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烟而今蜃起
樓臺處亦有北來蕃漢船

山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
洋極目皆水水外惟天大哉觀乎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
了無礙分明便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大清我愛東坡
南海句茲游奇絕冠平生萬苦之後存此曠懷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
潮忽有十八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爲暴客四
船戒嚴未幾交語而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
禦侮即爲魚矣危乎殆哉

打南錄 卷之二
一陣飛帆破碧烟、兒郎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
婁師德海上誰知曾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後
聞款乃是漁船、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
晝眠、

楊子江

自通州至楊子江口、兩潮可到、爲避渚沙、及
許浦、顧諸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楊
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楊子大江頭、臣心一片

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使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趁東歸、半醒半困
模糊處、一似醉中騎馬飛、

蘓州洋

一葉漂搖楊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
當年苦、只少行頭寶劍裝、

過楊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楊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

江盡處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
卽鹹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
還如此，何目岷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艤舟于此寺
藏御書，四明旣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擣，
見於此詩

厄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
鴻毛，漠漠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
息問金鰲。

夜潮

雨惡風凜，夜色濃，潮頭如屋打孤蓬，漂零行路
丹心苦，夢裏一聲何處鴻。

亂礁洋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蘓州洋，其間最難得山，
僅得蛇山、洋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浙東，
山漸多，入亂礁洋，青翠萬疊，如畫圖中，在洋

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傍者如岸上山叢山實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僊國也孤憤愁絕中爲之心廣目明是行爲不虛云海山僊子國邂逅寄孤蓬萬象畫圖裏千崖玉界中風搖春浪軟礁激暮湖雄雲氣東南密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舟張帆喚口意甚惡梢人亟取靈山巖路避之一夕搖船極其荒迫際曉幸得脫去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劍戟同時黃帽理兜鍪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揔是愁鴈蕩雙峯片雲隔明朝躡屩作清游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
將永德之後主人號哲齋闢堂教子扁綠漪
為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窻戶翠玲瓏、視裏雲壇月、席間淇
水風、清聲隨地到、直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筴、干
霄雨露功、

過黃巖

予至淮即變姓名及天台境哲齋張為予覓
綠漪詩予既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巖

寄二十字

魏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
是洙

至溫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吐心悲羅浮山下
雪來未楊子江心月照誰祇謂虎頭非貴相不
圖羝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
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南金 卷之二
湖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扃春仗，衣冠鎖
月遊。傷心今北府，遺恨古東洲。王氣如川至，龍
興海上州。東州常州也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
長游。海角雲爲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
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
及領，今聞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

不可當

春晚傷爲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蘓武，誰復從
田文。龍背夾紅日，鴈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
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
中，忽爲數酋擒去，指爲文相公。云：你門年四
十頭戴笠，身着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
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附祖

名元龍、至南劍爲予言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入罝中、胡兒一似
冬烘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予自劍進江、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
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
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歿、恍
如羊祜說前生、夜聞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雙

劍橫、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鎮江脫非難、險阻艱難、于
今再見、仲春下瀚、追感墮淚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船、新讐誰共雪、舊夢不
堪圓、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
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友

北風吹春草、陽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

乃異三月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撓榱折木
顛楨榦悴大者懷端憂焦頭求室燬小者嗟行
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齒如櫛比賦分
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
但令守吾貞死生浩無愧

卽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
欲垂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崆
峒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期頻良馬比君子清風來
故人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源路吾
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宵露松餐立晚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
誰同祖逖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年事宇
宙浩無窮

補遺

題蘓武忠節圖 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間、謝村去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趣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濟萬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自效、於是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羣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城子、諸校皆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慨流涕、即往住清邊堂、時從

亡者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所藏軍器、既無他、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此、向使一疑字橫於胸中、閉門不納、天地茫茫、何所歸宿、噫、其危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漢蘇武忠節圖、求余詠題、撫卷淒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賦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于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淚落天涯、蘇卿更有

歸時國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
人知命事何嗟。生平愛覽忠臣傳，不爲吾身亦
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貞已向
生前定，老節須從死後休。不灰未論生可喜，雖
生何恨死堪憂。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
膽不。

漠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
偷生日，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境變，君
臣義重與天期。縱饒夜久胡塵黑，百煉丹心涅
不緇。

